

党在我心中

## 百年踪迹世世心

王文军

我有个习惯,不知能否称得上好。我曾几次搬家,从农村到县城,从陋室到高楼,无论是旧年的狭窄局促,还是如今的敞轩明几,一间书房总是少不得的,书房里除了各种书籍,还一定要有一张中国地图。三山五岳,江河湖海在纸上仅有尺寸,在心中却是无限天地。我还有个习惯,一定不能算得上好。这些年去过的的地方,我喜欢用蓝铅笔做出标记,把没有去过而想要去的地方用红铅笔做出标记。女儿看着这些红红蓝蓝的标记,总调侃我说,这是爸爸的“宏伟蓝图”。

女儿曾悄悄问我,爸爸,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我就在上海、嘉兴、武汉、广州、延安、北京这几个地方做出标记。女儿看着看着,突然惊异地说,爸爸,您标出的这几个点,连起来像个五角星,还像5片花瓣包着花蕊。望着女儿,我思绪起伏,此中深意,女儿是懂我的。

最先去的地方是上海。在上海,繁华的外滩、璀璨的东方明珠是一定要看的,但我更想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看看。那里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门楣有矾红色雕花。来参观的人很多,但现场井然有序。展馆没有刻意修饰,而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用史实、实物展示中国共产党创业时的艰难险阻。“前赴后继、救亡图存;风云际会、相约建党;群英汇聚、开天辟地”三个部分就是三部史诗,使我深入了解了我们党走过的一段不平凡的光辉历程。

在上海看完所有的党代会会址后,我又去了嘉兴南湖。到嘉兴这一天,南湖恰好烟雨迷蒙,红船犹在,一湖烟波无

湖的尽头开来一艘小船  
瘦弱的骨架颠簸起伏,要去哪里  
无人知晓这数十载的沧桑  
似乎天地之间全部的重量都在船头,那船头  
只有一面猎猎招展的红旗  
却仍能在风雨中平稳前行

船儿慢慢地摇着,在云雾重重中  
探索着、发现着、照亮着  
每一片浪花和水纹  
虽然前方依旧未知难卜  
身后却早已一碧如洗  
仿佛灯塔的引领  
孕育着伟大的航程  
巨浪滔天,咆哮着  
却从未畏惧  
船儿知道自己的目的地  
那里风平浪静、山水相映  
那里给予了新的生命  
那天,湖面变成了  
红色,那是赤诚的红色

## 伟大的航程

陶一迪

从湖面到两岸青山  
再到遥远的天边  
那颗星星从东方缓缓升起  
那是一颗闪闪发光的红星  
那是太阳,照耀着东方的大地与湖面  
还有那艘船儿  
在光辉之中,它不再是小小的船儿  
而是一艘巨轮  
就像燃起了浓浓烈焰  
轰鸣声震撼着两岸,凶猛的潮水漫灌了平原  
沐浴在金色的海中,这是东方大地上新的希望

在巨轮的前方,太阳照耀着  
抚摸所有的冰冷  
代之以无边无际的灼热  
前方并非坦途  
可巨轮如履平地,因为前方饱含光明和希望  
因为太阳就在那里  
在那里,我们将创造出更大的辉煌

本版插画 董昌秋

## 汨罗江的碧水

姜利威

今天的汨罗江水不再平静  
一片片艾叶,一枚枚粽子  
那丝丝缕缕的芳香里  
有着灵魂的大美

乘着龙舟,在时光的河流里  
逆流而上,我们还能否追得上您的足迹

一颗为国为民的心  
淹没在这汨罗江的江水里  
那纵身一跃的瞬间成为永恒  
每年端午,这一江的鱼儿  
和人们,充满怀思

一副躯体上  
也会有着钢铁的成分与滚烫的温度

三

流水可以带走岁月  
但冲不灭永恒的精神  
爱国精神  
随着您的诗词一一复活  
被人们吟唱成永恒的经典

屈子已逝,灵魂  
却被这澄澈的汨罗江水珍藏

## 雨中古城

薛 雪

被一层层剥落,每块砖都似乎写满了故事。

漫无目的地走着,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竟到了书法家沈延毅的故居。古色古香的晚清四合院,面容清癯的书法家像傲然地立在庭院当中,塑像后的屋里摆满了他的墨宝和他用过的笔砚。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我这个细雨中前来拜谒的晚辈,似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

出了院门西行,便到了西街。在喧嚣的闹市里,玄贞观赫然立在眼前。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建筑不大,久经战乱,曾破败不堪,这是后修过的。院内有很多当年的碑石,字迹斑驳,但尚能辨认,每一道凿痕,每一个字,都在记述着古城蹒跚而行的足迹。如今它虽已被包围在闹市中,但是一墙一门之隔,这里仍固守着清幽、固守着数百年间在此氤氲弥漫的庄严肃穆。它不是古城人寄托信仰的地方,人们一直全心全意护佑着的是它厚重的历史。

我踱步到离它几百米远的“三江会馆”。康熙年间,辰州是辽东乃至东北地区的商贸集散地。“三江会馆”应运而生,与之同期建起来的还有“山东会馆”“福建会馆”“山西会馆”,这四大会馆承载着关里关外、大江南北的贸易往来。“名闻八闽,声达三江”,那是何等繁盛与气派。我立在那里,耳边仿佛充盈着南腔北调的喧哗。

古城的南面是一条河,与西边的大海相连,商船溯流而上,扬帆而入大海,来来往往地输送着海那边和海这边需要的物资。我站在细雨霏霏的河边,仿佛听见了古老的“嘿呦、嘿呦”的号子,时远时近,却又清晰可辨。如今河的两岸修了围栏,栽种了花草、绿树。没变的也许只是脚下这条流淌了千百年的河,它承载着日月星光,奔流不息。古城的老旧厚重掩映在新城的蓬勃和朝气里。遍地泛起新绿,处处孕育着花蕾,古城在细雨中变得清新灵动起来。

## 端午怀想

鲍安顺

五月端阳,在水之南方,滔滔的汨罗江畔,我独步踟蹰,想着两千多年前的今天,屈子的身影,清瘦飘逸,峨冠博带,衣衫单薄,在雨中傲然前行。他从楚国郢都被放逐后不久,惊闻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心如刀割,于五月五日,在写下绝笔诗作《九章·怀沙》后便抱石投入汨罗江中。他的死,就像历史的一声叹息,穿越风雨沧桑,在我耳边回响。那天,蝉在鸣唱,艾草和菖蒲在疯长,汨罗江汹涌澎湃,拍击水岸。我想着屈子,他浑浊的泪水,在苍老的脸庞上肆意滂沱,他渐行渐远的身影,正如《史记》所写,“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太史公笔记述的是他死时的悲凉,而不是他生时的自信潇洒,神情超然,衣袂飘飘。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言及死亡最多的诗人。仅在《离骚》中,他就提到7次:“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伏清白以死直兮”……面对死亡,屈原坦然从容,充满理想信仰,固持积极的生命态度,是准备好了的生命选择。死与生,看似矛盾,可是在屈原内心,却是高度统一的崇高信念,是特殊意义的辉煌选择。在《离骚》中,屈原也说到了生:“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是说他在寅年寅月寅日降生。那天,一个伟大诗人的诞生,光耀华夏,激扬文明,高展瑰丽的人文理想。

有一首朗诵诗叫《屈原颂:生死交响》。我读后,感觉屈原的死是超越而生。我想,星汉灿烂,长河浩荡,诗心化身诗魂,死于江水,生于永恒,是另一种飞翔。可以想象,汨罗清秋,蕙草兰芷,橘林吟歌,在文脉的苍穹,一个高贵的灵魂,飞过楚天万里、华夏山河。

有人说,生与死,互为终点,彼此抵达,在历史长河里,屈原冲破黑夜,荡涤污浊,在“天问”中一呼一吸,在“九歌”中礼赞生命,在“美政”中拥抱死亡,蒙尘受辱,充满理想,让我们体会到伟大诗心的思想清辉。

我仰望苍穹,体会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与渔父对话:“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的死,其实是生,有“恐皇舆之败绩”的爱国忠贞,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大爱情怀,有“宁溘死以流亡兮”的不屈不挠,有“固前圣之所厚”的圣贤气节,他精神超脱,志向恢宏。身虽死,精神长存。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的高洁,无论生死,一尘不染,芳菲弥漫,美玉人格,有梅兰竹菊的君子风范。“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他自沉汨罗的风骨,澄澈了一江流水。他精神的园圃,风华不凋,懿范永存。

沿着一条河  
寻找故乡

(外一首)

吉尚泉

这些年,我沿着一条河寻找故乡  
聆听雨打窗棂的声音。少年依然  
沿着岸畔奔跑,向春天许下诺言  
一条迂回的河,用内心的闪电  
开路。站在山上远望  
潺潺的流水仿佛一道霞光  
穿透时间的雾霭

我在河上泛舟

五月,一条河锻打一件玉器

1345公里长的玉器  
但不要说出一条河的名字。就像  
我们不能说出父亲的名字,一条河  
在历史深处抬头  
葱郁的世界,需要甘冽的水  
需要一副肩膀,扛起生活  
喊一场雨,回家

多少日夜啊  
歌声渐远。一条河  
自己给自己正名。途经的寒暑  
在县志里沉思

笔墨写就的章节水声依旧。逆流而上  
我看更多的黎明,眼含热泪

浪花举起的五谷,生生不息

向下的哲学,深入血脉

听涛人也许只留下背影

而一座背靠大海的城市

注定要站成故乡的模样,等待  
远方的游子,踏歌而来

## 金牛山大街

在金牛山大街,过客带走四季的风

带走一座城市,霞光里的静

一条街笔直,宽阔,有繁华高处的执拗

仿佛神来之笔

站在公交站牌下回望,金牛山洞穴

依然回响着30万年前的低语

我看远方的母亲

举起手臂,她用守望的目光

叩问不远处的涛声

车过金牛山大街

现代的生产和文明,仿佛一条河的两岸

城市的步伐一日千里

在暮色里推陈出新

而汽笛落处是众鸟归巢,灯火阑珊

平原的尽头,潮水自由,翻卷

好像金牛山大街,一夜花开